

同煤集团透水事故背后： 坐在火山口上的山西煤炭业

■ 本报记者 汪晓东

太原的空气依然有些浑浊，但熙熙攘攘的人群似乎掩盖了身处绝境的山西煤炭业困境。

4月19日18时50分，一条来自大同的消息又一次让山西坐在火山口上——同煤集团地煤公司姜家湾煤矿发生透水事故，24人被困井下。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透水与2007年数次事故处理相比显得有些低调。

“煤炭事故逐年减少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山西煤炭整体衰落的日渐加深。”一位业内人士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迷茫，山西煤炭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一次事故 引发沉重话题

2007年，一场史无前例的煤炭事故问责震惊中国。当年3—4月，山西接连发生3起严重矿难，32名矿工遇难，临汾市37名官员受到撤职处分。与此同时，晋城发生事故，21人遇难，当地3名主管官员受到问责。

古交一位政府人士曾对媒体表示，山西煤储量巨大，因此煤矿数量多，煤炭产量大，挣钱也多，但事故概率也随之升高。

“2007年，山西煤矿数量由整合前的4389座减少到2810座，但山西煤炭产量仍达到6.3亿吨。”上述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截至当年8月，全省累计发生煤矿死亡事故88起，死亡218人。煤炭生产百万吨死亡率为0.73。

公开资料显示，2008年，山西省共发生各类安全生产伤亡事故12357起，死亡3692人，同2007年相比事故起数减少1740起，死亡人数减少10人。而这一年，山西省完成煤炭产量6.56亿吨。

黄金十年让遇难矿工殒命地下，也让山西煤炭风光无限，同时还埋藏着深深危机。

2014年，山西煤炭业经过一系列的自救暂时归于平静。一年之后，“4·19”透水事故是导火索，当宁静过后，一场牵动各方神经的风暴崭露头角。

此前，同煤集团董事长张有喜在部分重点煤炭企业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上表示，连续5年来，同煤集团安全百万吨死亡率始终保持在0.1以下，今年1—10月份，百万吨死亡率为0.019，实现了低控。

上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虽然这是个沉重的话题，但无法回避的是，尽管百万吨死亡率逐年下降，但煤炭产量增大仍然意味着矿工的死亡。



煤炭事故逐年减少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山西煤炭整体衰落的日渐加深。

让人遗憾的是，煤炭产量增加和百万吨死亡率下降并未挽救山西煤炭颓势。2014年，我国煤炭产量同比减少2.5%左右，是自200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而山西大部分煤炭企业的煤炭销售价格已逼近生产成本线，近半煤炭企业亏损，超过10%的煤炭企业停产，扭亏几无希望。

资源枯竭， 煤炭大厦将倾？

大同市以西5公里，坐落着号称全亚洲最大的同煤安置小区。2013年下半年，大同煤矿集团棚户区沉陷区改造三期项目完全竣工，容纳了矿区30万人口。

对于棚户区凌乱的街道、无序的交通，同煤集团职工老康仍然感到满足。“相比原来简陋的小平房，满目疮痍的采空区，这里的环境要好得多。”他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老康，年近五旬，戴着金丝眼镜，一脸文绉绉的微笑。伴随着阵阵支气管挤压出的吱吱声，他剧烈地咳嗽起来。

这个曾经的煤矿职工曾经最大的心愿是，孩子考上大学、成家、立业。而这个愿望是他对山西煤炭的坚守，对于这个危险而又损害身体的工作，老康既无奈又满足。

促使老康下决心离职是由于煤炭产量增加煤矿巷道不断延伸，这意味着危险在加剧。“乘坐30分钟下井电车，步行30分钟才能到达工作面，如果发生透水或瓦斯爆炸，逃生机会渺茫。”他说。

4月23日，“4·19”透水事故现场抢险救灾指挥部发布消息称，事故最后一名遇难者于23日凌晨3

时35分找到。至此，事故抢险救援工作已结束。本次煤矿透水事故共造成21人遇难，3人获救。

有消息称，同煤集团地煤公司姜家湾煤矿综采一队8446工作面透水地点距离地面垂直距离约200米，因井下情况复杂，透水量达10400立方米。

正如怀仁芦子沟煤业公司孝所说，煤炭资源衰竭正让煤矿巷道变得越来越深，生产成本和危险系数陡然增加。

由于煤矿巷道不断加深，原煤开采成本加大，加之煤企增大产量，以量补价，煤炭资源枯竭正日益迫近。但问题似乎不仅于此，增加煤产量之后，煤矿的收益并未有提升，相反一大批煤矿以200元吨的价格出售原煤，而这个价格远低于成本价。

老康告诉记者，由于煤炭市场不景气，各煤矿却仍然加大开采力度，本已见底的煤炭资源接近枯竭，因此，依煤而生的30万职工家属将面临困境。

山西省统计局称，山西省煤炭产业增长空间受限已成定局，预计2015年煤炭产量会有减少，未来增长潜力已大大弱化。

杯水车薪的非煤产业

“投资市场向来风波涌动，山西煤炭内忧外患早已是定数，拉升经济高位运行之后，下落触底是预料中的事。事实上，吕梁煤企转型经营白酒、种植绿色农作物早在山西煤炭整合之时就开始发端。”山西兴县兴业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小平的经历就能说明煤炭企业转型的必要。

孙小平在朋友圈中属于有能

力、爱“折腾”的人，从受雇于山西某经济开发区的高级管理人员到开办公司，孙每时每刻都在证实自己的价值。

2014年，往日与朋友联系紧密的孙小平突然失去踪迹，数月之后，当他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时，一种新能源蜂窝煤成为孙小平公司的经营项目。尽管传统煤炭产业已成为众多投资者的禁地，但孙小平认为，这种产品灰分低、含硫低，而且能源二次利用为国家节约了资源，又降低了企业成本，市场前景很好。

2015年4月，孙小平给《中国企业报》记者打来电话，与去年的自信满满不同，此时，他更多的是唉声叹气、抱怨不断。

“尽管山西加工型煤很有市场基础，但失去半壁江山的传统煤炭产业已影响到煤炭深加工的发展。”孙小平感叹，如今，企业融资困难，销售渠道不畅，或许当初的选择完全是个错误，现在看来走出误区、彻底转型势在必行。

大同精装煤业马志感同身受。他曾向记者大倒苦水，同煤集团作为老国企，一直存在侏罗纪优质煤层日渐衰竭、人员包袱沉重等诸多问题的困扰。但作为国企，养活近80万职工和家属的责任更为重大。

出于上述原因，同煤集团更愿意寻求一条解决老国企人员包袱重、经营压力大的新路子。于是，同煤集团开始试吃非煤产业，文化旅游开发、晋华宫矿山公园，井下探秘旅游项目等均成为同煤集团试吃非煤产业的“菜单”。

但晋华宫矿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透露，晋华宫旅游项目多以当地散客为主，这对于数亿元的投入来说杯水车薪。

北京山西籍商人老王，西装笔挺、谈吐儒雅。在北京西城区白纸坊的一处高档餐厅引来阵阵哄笑：虽然包下百亩土地搞绿色蔬菜种植，但煤老板“土豪”的身份依然被打上深深烙印。

老王苦笑：谁让咱转型早呢？事实上，山西煤企转型刻不容缓。据山西省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15家企业转型非煤产业，GDP结构呈现多种经济模式。“地上文物看陕西，地下看山西。”山西友谊国际旅行社刘晓红说，或许旅游会给山西经济带来新风景。

尽管国家有关部门要求在广告语中禁用“晋善晋美”等宣传词，但山西旅游局还是将它带到重庆和武汉。山西太需要非煤产业以补漏煤炭航母，因为它代表的是煤企转型意志。

低速电动车 遭强制清场调查

■ 本报记者 江丞华

2014年底，德州富路车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路车业)收到了7份几乎一样的民事判决书。

“这7份判决书都来自安徽省无为县人民法院。除了原告、索赔金额不同外，其他内容几乎一字不差，连代理律师也是同一人。这7名原告要求富路车业将售出的低速电动车收回并全额退款。”富路车业代理律师乔光信告诉记者。

值得关注的是，消费者联合起诉并非因为购买的电动车出现了质量问题，而是缘于无为县四部门联合发布的一则通告。

取缔低速电动车行动

2014年3月14日，无为县公安局、交通运输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取缔上道路行驶封闭式三、四轮载人电动车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

通告称：凡未纳入国家机动车登记范围，未经公安交管部门核发牌照的封闭式三、四轮载人电动车，一律不得在全县范围内上道路行驶。2014年3月21日起，县公安交管、交通运管、城管执法、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开展取缔封闭式三、四轮电动车违规上路行动。

通告中还显示，对违法销售封闭式三、四轮载人电动车的经营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给予相应处罚。请广大市民不要购买不符合机动车登记条件的各类电动车，已购买的消费者可通过消费者协会和司法途径等，开展相关维权活动。

“去年3月底，我老婆开着(封闭电动)车去接小孩上下学，被交警拦住，告诉她这个车不能上路，下次要是再看见就要把车扣掉。并且，联合执法队还告诉我们已购买的怎样通过合法途径维权挽回损失。”无为县一位购买了低速四轮电动车的消费者说，该联合执法队由石涧镇交警、工商、运管、综合执法等部门组成。

据上述消费者透露，执法队所提到的通过合法途径维权指的是“让我们去(无为县)消协投诉”。

记者从无为县富路车业经销商吴经理处了解到，听从无为县相关部门劝告，通过县消协聘用的律师去法院诉讼的消费者大约有十儿人。

消费者“被”维权

一审判决书显示，无为县人民法院认为富路车业及其经销商在销售过程中没有向消费者履行充分告知义务，没有说明销售的车辆特性、使用途径，该行为损害了消费者权利，并据此做出了原告胜诉的一审判决。富路车业不服提出上诉。

“事实根本不是如此。”吴经理向记者出示了一份富路电动车的使用说明书，记者发现，该说明书第3页第一段中写明：“本观光车辆限于风景旅游景区场所内使用。依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本观光车辆不能在城市、乡村道路上行驶。”

“这份说明书会跟着卖出的车辆一同交给顾客，并且在销售店内的展示架上也有这份说明书，所有进入店内的顾客都可以自由取阅。”乔光信告诉记者。

2015年4月28日早9点，在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庭审现场，低速电动车企业工作人员来到现场，而被上诉人一方则只有代理律师出庭。

“一审的时候，消费者就没有来现场，我事后找他们其中几个了解过，很多告我们的消费者根本就不知道开庭的事，也不清楚官司的进展情况。”吴经理告诉记者。

对此，被上诉人代理律师表示，他与这些起诉的消费者之间全部签有委托文件。但该律师在庭审现场表示，他并不是受消费者直接委派，而是无为县消协经过消费者统一同意后，指派他来维护消费者权益。在这些诉讼案件中，他并没有收取消费者的代理费用。

事实上，起诉的消费者对于这场官司并不完全认同。“目前，已经有4名消费者跟我签订了和解协议。其实，这几个消费者根本不愿意跟我们打官司，他们也不想退车。他们告诉我，之所以听(无为县)消协的同意起诉，主要是因为政府逼的。”吴经理告诉记者。

一份签署时间为2015年2月16日的和解协议中一位消费者写道：本人在无为县某销售有限公司购买的富路牌电动车为公平交易，本人将不会追究销售有限公司的任何法律责任。

低速电动车第一案背后

“其实，我也不想起诉，因为企业和经销商也不容易。我也不会退车，就是想自家开开。”4月28日，一位消费者说，无为县消协为他找的代理律师也并没有把官司的进展情况告诉他。“我都不知道今天开庭，他们也没有告诉我让我出庭。”

那么，起诉电动车企、要求退车退款究竟是消费者的意愿还是消协的意愿？

“我们是收到了消费者的投诉，首先让双方调解，但是调解不成，然后才立案、调查，决定找律师帮助消费者维权。”无为县消协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记者问该负责人消协是如何调查事实、取得结果的，对方告诉记者：“我们的调查是根据县政府部门发出的通告。”

记者数次通过无为县宣传部门向政府提出采访要求，但截至发稿未获回应。

“除了富路车业，成为被告的还有中亚车业、青州金马等好几家电动车企业，对他们的要求也是退车退款。”吴经理表示。

几家低速四轮电动车企业的负责人向记者表示，这是在全国范围内低速电动车企因非质量问题遭到的第一次集体诉讼。按照这种审判逻辑，所有低速电动车企都将退出无为县市场。为此，富路车业、中亚车业、青州金马等企业纷纷向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驳回一审判决。

北京市律师协会一位资深律师认为，政府整治交通本无可厚非，但若利用行政强势地位向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发起集体诉讼，实则有滥用法制资源、干预企业自由竞争之嫌。政府部门对于新生事物的出现应该是尊重百姓需求、尊重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而不是强力打压、粗暴执法。

本报将持续关注案件的进展。

记者手记

壮大非煤产业补漏煤炭航母

■ 汪晓东

山西煤炭业犹如一艘航行在惊涛骇浪中的老旧航母，锈迹斑斑、动力不足。

4月，当宣大高速公路尽头出现一片废弃的房屋时，一位同行者指着蒿草丛生的引道说：“这曾是山西最大的出省煤检站。”

空旷的公路上，一辆“二拉三”货车晃悠悠从远处驶入停车带，司机麻利地从高大的驾驶室跳下，叼着烟、嚼口茶。

前几年，这里从早到晚挤满了车辆，加水、敲轮胎，司机浑身乌黑、满脸倦容。

遍布“七纵八横”公路上的煤检站见证着各个时期的山西煤炭帝国，西起阳泉、东到吕梁山、南自晋城、北达大同，全盛时期1487个煤检站养活了48280名职工。

不得不说山西煤炭居功至伟，作为全国重要的煤炭能源重化工基地之一，山西各地煤炭产业分量重，占据当地经济总量的近半壁江山，占到财政收入的50%以上。

2014年，山西煤炭订货会期间，曾经懦弱的发电企业趾高气扬进入会场，七大煤炭集团宣告，煤电顶牛的局面从此一去不返。这一年，山西出台“煤炭17条”自救，山西省省长李小鹏再次要求煤电联盟抱团取暖。

危机持续加剧，山西煤炭企业陷入以量补价泥潭，秦皇岛存煤突破800万吨警戒线，煤企进入金融机构信贷黑名单。阴冷的吕梁山下，投入巨资承包煤矿的福建商人寝食难安。

同煤集团开始减薪，晋华宫矿宣传部工作人员的稿费缩减，大同精煤公司拖欠养老金，上访、告状此

起彼伏。这一切预示着，煤炭帝国的地位岌岌可危。

穿过满目疮痍的矿区，人烟稀少，大风扬起的煤灰四处飘散，一位穿着长筒雨鞋的矿工深一脚浅一脚走来，“煤快挖完了，我们今后咋办？”记者无言以对。

资料显示，2008年、2009年国务院连续公布了2批共44个国家资源枯竭型城市(区)，中国第一批50个重点产煤地之一，山西孝义位列其中。

山西某矿宣传部干事透露，除同煤集团掌握少许侏罗纪煤炭资源外，其他地方煤矿优质资源已然采尽。

住在天津的一位煤老板早在山西煤炭整合时就将煤矿出手，换得1亿多元，外加天津数十处房产、大同一幢办公楼，女儿安排在公安局上班。他整天遛鸟、玩字画。“看形势，